

刘醒龙

生命是 劳动与仁慈





探索者丛书

生命是劳动与仁慈

刘醒龙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九六年·北京

(京)新登字 00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生命是劳动与仁慈/刘醒龙著. -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6.8

(探索者丛书)

ISBN 7-02-002299-5

I. 生… II. 刘…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现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5)第 23472 号

责任编辑:胡玉萍 刘海虹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100705 北京朝内大街 166 号)

北京市通县电子外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字数 336 千字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4.5 插页 3

1996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1996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100

定价 25.00 元

出版说明

艺术的生命在于创新。探索,则是创新的前提和必由之路。新时期以来,中国当代小说呈现出百花齐放的繁荣局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为了促使当代长篇小说更快地走向世界,走向辉煌,我们组织编辑了这套《探索者丛书》,希望有志于此的作家朋友积极参与,也希望具有远见和胸襟的读者朋友给予理解和支持。

探索也应是内容和形式的统一。形式本质上是为内容服务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探索就是寻找表现特定内容的最佳形式。因此,入选《探索者丛书》的作品理应是高品位的佳作,而徒具形式变化的作品不在此丛书之列。

《探索者丛书》将分辑出版,每一辑五种。这套丛书与我社编辑出版的《中国当代作家选集丛书》(侧重中短篇小说)和《中国当代长篇小说珍藏本丛书》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以展示中国当代小说创作的实绩和发展新貌。

目 录

第一章	黑夜守望	1
第二章	燕子红	44
第三章	铁屑湛蓝	91
第四章	小城温柔	165
第五章	花开无季	242
第六章	翱翔	323
第七章	生命放牧	385

第一章 黑夜守望

1

只有吃饱了胀死的人——

父亲吃力地说完这几个字后，便开始进入了弥留状态。陈东风唤了几声，见没有反应，心里就开始紧张起来。母亲生下他后，不等他过完三周岁生日便突然死去。母亲死时，陈东风什么也不明白，他看见父亲抱着湿淋淋的母亲嚎啕大哭时，人还没有从睡梦中完全醒过来，他望了望平躺在刚卸下来的门板上的母亲，习惯地叫了声：我要吃奶！在往后的很多年里，这一带的人都在传说这个故事，尽管多数人将这三岁男孩的名字说成了许多种叫法，故事中真实的人始终是陈东风。三岁时的陈东风叫过之后，光着脚走到母亲身边，撩开她的衣襟，抓起一只乳房就吮吸起来。当他趴在母亲胸脯上时，父亲的哭声忽然停止了。陈东风叼着奶头扭过脸侧眼看了一下父亲，他发现父亲泪汪汪的瞳孔里也有一只又肥又白的乳房。陈东风吸空了一只奶正要站起来，父亲哽咽着说，再吸一只，以后就没有吸的了。母亲的奶水是整个垅里的女人中最多的，三岁的陈东风食量已经很大了，也只能吸空一只乳房便叫饱。母亲奶水的充足主要得益于父亲，父亲是垅里最会干活的，无论什么季节，他除了干完队上的活儿以外，总能抽空到小河里抓几条小鱼或者上山捕一两只小动物，拿回家让母亲弄熟了吃。陈东风再吃另一只奶时，才慢

慢感到那奶水的滋味与先前不大一样，先是嘴里冰凉冰凉，然后又出现一种浓烈的腥味，他有些生气地咬了一下嘴里的奶头，见母亲没动静，他便逐渐加大力气，直到由于用劲太大身子发生抽搐，母亲依然静静地一动也不动。父亲上来将他拉开，他心里还大惑不解。后来外婆家的人来了，父亲又开始哭起来，陈东风在一片哭声中，不断地听到死以及与死有关的东西，还有水塘。他断断续续地听出来，母亲是早起出门到水塘边洗衣服时失足掉进水里的，当时她正将衣服全洗净了，装进竹篮，连棒槌都放进竹篮里了，就在她挺直身子时，人一歪便落入水中。母亲死后手中还死死地攥着一把钥匙。父亲说他当时正在屋后的菜地边垒石后岸，想增加一畦地才没有听见动静，如果不是在屋后，无论在哪儿他都能听见的。外婆将陈东风搂在怀里，唉声叹气地解释，认为这一定是蹲久了，猛地往起站时，血气跟不上去，脑子空了惹得头发昏脚发麻，自己管不了自己的身子便倒了下去。父亲将母亲头天夜上做剩下的针线活拿给外婆看，有父亲那补了半截的裤子，有陈东风那只差几十针就完工了的小衣服。外婆看着那些没做完的活儿，心疑地问家里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不然她的女儿绝不会将这活儿留到第二天。父亲脸色有些红，支吾地说是他不好，硬要拖她上床睡觉。他不该让她太受累了。外婆听后不再说话，默默地听着父亲对她说丧事准备如何办。陈东风并不记得自己曾在母亲出殡时不时地弯下腰去捡路上那没有炸响的鞭炮！他的堂兄陈西风高中毕业以后在家种田时曾写过一篇散文发在省报上，后来还获了奖，文章写的就是他的事。当时，陈东风正在上小学一年级，老师在班上念了这篇散文，同学都知道说的是他，他因此一直不喜欢陈西风。陈东风只记得棺材合盖时，父亲趴在棺材上哭着说：从此再也见不着母亲了自己该怎么办。母亲下葬时，坟丘堆得很小，三朝那天，父亲

领着陈东风去上坟，他看见母亲的坟一下子长高长大了好几倍，新鲜的黄土堆得如同一座小山。父亲在坟前烧纸钱时，陈东风没事可做，竟躺在坟堆旁边的草丛中睡着了。在梦中他又看见母亲两只又肥又白的乳房。母亲躺在一处荒野上，奶汁流成一条汨汨的小河。父亲后来告诉他，他当时在草丛中翻来滚去，嘴里不停地叫喊，我不吃饭我要吃奶！陈东风第一次趴在母亲坟上大哭则是十几年以后的事，那一年他十七岁，那一天，垌里一个名叫方月的姑娘出嫁到城里。方月的丈夫就是陈西风，两人年龄相差正好也是十七岁。那一天早上，陈东风看见县阀门厂的一辆东风货车轰隆隆地驶到方月家门前，车上下下来的一群人口口声声说着他们是来接厂长夫人的，方月全家人都是眉开眼笑的，一个个忙不迭地招呼人将嫁妆往车上抬。陈东风以为方月一定是不高兴去给死了老婆的陈西风作填房，这一切都是她父母强行包办的。他推说肚子疼没有去上学，非要看到方月的愁眉苦脸才放心。快到正午时，陈西风坐着一辆桑塔纳回来，后面还跟着一辆一模一样的桑塔纳。陈东风好不容易等到方月被伴娘架着走出来，谁知方月竟没有一丝不高兴的迹象，脸上反倒漾满幸福的如愿以偿的笑意。方月一笑，陈东风便呆了。眼睁睁看两辆红色的桑塔纳在一股旋风中飘然而去后，他一个人跑到母亲的坟上哭了个死去活来。陈西风和方月家是同时办的酒宴，父亲去了陈西风家，将方月家留给陈东风。他本不想去，但不知怎么还是去了，并喝了不少酒，没等出方月家大门，人就醉成了一摊烂泥。醒来时才发现自己睡在方月的闺房里，他一伸手就摸到一根方月的头发。方家人进来看时，他又装着睡着了。天黑以后，父亲来接他。他闭着眼睛听见父亲同方月的母亲说，要她帮忙留个心，有合适的姑娘就给介绍介绍，东风也到了谈婚嫁的年龄了。方月的母亲则开玩笑说自己若再有个女儿，一定

会许给东风。陈东风睡在方月的床上不肯睁眼，父亲弄不醒他便想将他背回去。好不容易将他弄到背上，又将他放下来。父亲叹口气说自己背不动儿子了。父亲的衰老应该是从这一刻开始的，最少陈东风也是从这一刻里发现这个秘密的。陈东风独自在方月的床上睡了半夜后，浑身上下开始燥热起来，他想到陈西风的新房里这时候客人一定走光了，陈西风一定开始对方月动手动脚了，方月真的那么乐意像小猫小狗一样偎在这个大她许多的男人怀里吗？陈东风找不到答案，他再也睡不着，翻身下床，开门就往回走。进屋后，却没有见到父亲，他懒得去找，倒了杯水喝下去定定气，忽然听见屋后的山坡上有动静。陈东风出门绕到屋后，一见那身影就知道是父亲。父亲手中的锄头举得很高，落下时却不怎么有力，锄头与沙石相碰撞时产生的火花也很微弱。父亲这时刚刚五十岁出头，正是好干活的年龄，然而，陈东风又一次明显感到父亲已经衰老了。他走拢去问父亲这晚了挖这山地干什么。父亲说他想多种一些茯苓。陈东风觉得家里的日子已经不错了，劝父亲不要太劳累。父亲扶着锄头歇了一会儿，朝着月亮憧憬地说，他要在陈东风二十岁满的时候，为他盖一所新房子，然后就再用一年的时间为他找个好媳妇。父亲特地还补充一句，说一定要找一个同方月一样好的姑娘。陈东风知道父亲已看破自己的心事，红着脸往回走。睡在自己床上时，陈东风想起了方月床上那根长长的头发。父亲回来时他还没睡着。天一亮他就去敲方月家的门，他谎说是自己的钥匙掉在方月的床上了，进屋去装模作样地找了一番。方家的人一直在身后站着，陈东风分明看见几根长发仍在枕边，一直没有勇气拈在手上。后来他不得不又一次说谎，说自己需要一个手电筒或者火柴，看看钥匙是不是掉到床底下了。方家人转身拿来一盒火柴，陈东风趁空将两根长发攥到掌心。此后陈

东风一直想买一本好书，将这头发夹在里面，他在学校旁边的书店里挑了几天，最后选中了法国作家左拉写的那本《萌芽》。现在，那本书就在自己的枕边上放着。方月是“三八”节那天出嫁的，三月十日方月三朝回门。这天学校里搞单元测验，所有学生都不准请假，陈东风怎么也集中不了精力，试卷做得一团糟。天黑以后，陈东风回到家中想从父亲嘴里听到一点消息，可是父亲只顾吧吧地抽着旱烟，全神贯注地反复摆弄那根烟管，一会儿往里添烟丝，一会儿又叭叭地往外磕烟灰，就连学校考试的事也不开口问一声。然后开始吃饭，父亲吃饭速度之快是许多人都比不上的，如果没有酒，三大碗饭下去绝对不要五分钟。这种习惯是母亲去世以后形成的，为了多挤出些时间来干活，他几乎完全放弃了咀嚼食物时的那份享受。父亲总是在省下来的那些时间里，分别干完喂猪、洗衣服、挑水和扫地等家务事，因此许多来家里的陌生人总不相信这所房子里没有女人在操持。从前住的那三间老屋里，没有一处不是打扫得干干净净的，而且正厅的墙上贴满了各式各样的奖状，奖状的样式虽然不一，文字却几乎是一致的，每一张上都少不了“劳动模范”四个字。那些由奖状缀起来的连贯岁月，在搬进新屋之前两年间断了，父亲第一次空着手从村年终总结会上回来时，脸色苍白，他望着墙上那一片陈旧的奖状，喃喃自语，说怎么将劳动模范改成赚钱模范了呢！隔了好几天，陈东风一早就起床，看见父亲捡了一筐还在冒热气的猪粪，一边往粪堆上倒一边说，你母亲最喜欢我的奖状，今年没拿回奖状，她一定认为我变懒了，我死了还不好同她讲清楚……

父亲嘴角动了一下，陈东风以为父亲要说什么，赶紧将耳朵贴过去。听了一阵，一丝声音也没听见。他忽然觉得，一定是父亲看见母亲站在那高高的坟丘上招手迎接他了。

黄昏时，天上下起了小雨。电站还没开始送电，陈东风点起一盏油灯，屋里亮了一些，但外面却更黑了。灯光下的父亲，脸色蜡黄，头发蓬乱，胡子也有一寸多长。母亲死时他太小，一点也记不得人死之际要为他做些什么，而别人家死人，除非出殡，父亲总不让他去看热闹。父亲总说人死如灯灭有什么好看的。陈东风觉得的确如此，十七八岁的姑娘一到了死人家就不让笑，不让大声说话，不让唱歌，甚至连鲜艳一点的衣服也不让穿，实在是没有好看的。看着父亲的面容，陈东风总算想到必须马上找一个剃头匠来为父亲整理一下仪表。

陈东风拉开门，在雨中小跑一阵，然后在一处人家的大门前站住，嘴里叫了几声方豹子。叫到第四声，方豹子从门缝里钻出来问是谁叫他。等搞清楚是陈东风后，方豹子便叫他进屋坐坐别在雨里站着，像个老干部一样不肯进小百姓的门。陈东风说，我父亲不行了，你帮忙摸黑，替我找个剃头匠来。方豹子连忙啊了一声，说我拿把伞就去找。

陈东风转身往家里走，刚走几步，方豹子隔壁的门打开了，方月的母亲出现在门口，大声问，东风，你说谁不行了？陈东风说，没有谁，是我父亲。方月的母亲便立即哽咽起来，声音不成句地说，这么好的人，才五十多岁，怎么说不行就不行，连一点指望也没有了呢？陈东风说，我怀疑他是癌症。方月的母亲这时已哭出声来。

陈东风正不知如何是好，方月的父亲在屋里骂起来，说，哭你娘的头，你是哭我不该没早死是不是？方月的母亲小声分辩说，我是那么狠心的女人吗！方月的父亲说，我死时你一定不会

哭只会笑。方月的母亲说，求求你，别自己咒自己。

人一死万事方休。陈东风听见一处窗户里有人极深奥地叹了一口气。

回到屋里，他顾不上擦擦身上的雨水，先去父亲屋里伸手试了试父亲的鼻息。当他明确感到手掌上有一丝热气在吹拂后，这才放心地到厨房里去给自己弄点吃的。天下雨，松毛针有些发潮，划了三根火柴才将松毛针点着，刚一塞进灶里，又熄了。反复两次都没成功，陈东风起身到自己房里，想找一张废纸来助燃。无意之中，他又触到那本《萌芽》，便忍不住翻开了，看着那夹在 516 页和 517 页之间的两根长发出神。

外面刮起了风，屋脊被吹得呜呜直响。

陈东风莫名其妙地想着一个问题，县城里也刮大风下大雨吗？

方豹子忽然在外面叫起门来。陈东风放下手中的书，开了门让他进来，他以为剃头匠也来了，见方豹子身后无人，忍不住探头看了看雨夜，然后问，怎么就你一个？方豹子说，我这就去呢。他又说，我是来拿手电筒的。陈东风说，你不是有把新的吗！方豹子说，我拿着正要出门，被老婆夺了去，说是帮人跑夜路就得用人家的手电筒。她心疼电池，一年之内涨了三次价。陈东风从枕边拿手电筒时，忍不住轻轻抚摸一下《萌芽》那光滑的封面。

手电筒在方豹子手中晃动一下后，射出一道雪白的光柱，方豹子说，是上次同我一道买的，还是又买了新的？陈东风说，上次买的。方豹子说，你可真会省，我那婆娘夜里起来屙尿也要用手电筒照，像是怕被什么咬了屁股。

方豹子走后，屋里又变得寂静无声。

陈东风将灶火燃起来后，往锅里放了一瓢水，却不知弄点什

么吃的。想了一阵，才决定煮一碗面条。他打开后门，摸黑到菜园里掐了几根葱，他抬头看了看，垅里一片漆黑，只有几处窗户透着昏黄的灯光。面条煮好以后，陈东风来到父亲床前，机械地问，爸，你想吃点什么？虽然他明知这样问是不会有回答的。父亲一个星期以前就开始水米不进了，可他仍然要每天问上三次，不如此心里就觉得难受。父亲没有回答。他便说，你不想吃，那我就先吃了。父亲依然不会回答。

回到厨房，陈东风将面条盛进碗里扒了两下，觉得一点胃口也没有，便想要点辣椒酱。打开碗柜，这才想起辣椒酱又吃光了。父亲发病一个月，他已经吃了四瓶辣椒酱。没有这辣东西，他就吃不下饭。

陈东风开了门，又去叫开了方豹子的门。一听说是借点辣椒酱，方豹子的媳妇忙说没有，她说方豹子是个辣椒虫，有事没事总爱弄一口尝尝，就是开一座酱厂也供应不上。她小声告诉陈东风，隔壁方家有上好的辣椒酱。

方豹子的媳妇关上门以后，陈东风犹豫了一阵，最后拿定主意去敲方月娘家的门。

他敲了两下，又叫了两声，方月的母亲终于出来了。陈东风不好意思地小声说，我吃不下饭，想借点辣椒酱开开胃。方月的母亲叹口气，什么也没说，转身往里屋走。这时，方月的父亲在房里问，谁来了？方月的母亲说，隔壁的，借点盐。方月的父亲哼了一下没有再问。一会儿，方月的母亲抱着几个瓶子走出来，小声说，这是月儿上次带回来的，两瓶蜂乳你爸能喝就给他喝，不行你就喝了，别把身子耽误了。辣椒酱是湖南产的，特别辣，可能管的时间长一些。说着，她提高嗓门说，谢什么，一点盐就别还了，现在不比过去，一匙盐算什么。

陈东风回到家里，一试那辣椒酱，果然味重，一碗面几口就

吃下去了。不吃快不行，那辣味叫人受不了。让陈东风简直无暇由它想到方月或别的什么。

陈东风将蜂乳拿到父亲房里，对着父亲的耳朵说，这是方婶送给你的蜂乳，你想尝尝吗？他看见父亲的嘴唇哆嗦了一下。他又问了一句，你想喝点吗？父亲没有做声。陈东风用汤匙装了一点蜂乳，送到父亲嘴边。然而，父亲双唇紧闭，任凭蜂乳在脸上缓缓流过。

蜂乳的流淌很慢。陈东风用舌头在汤匙上舔了舔，一股清甜立即溶进全身。他忽然想到，方月结婚都三年了，怎么还没有生孩子呢？

3

在剃头匠没有来之前，陈东风在父亲的床前一坐就是好几个小时，油灯的油快烧干了，在窗外的风声暂时停歇的瞬间，发出一种咝咝的声音，极像是父亲在轻轻地叹息。陈东风很愿意这是父亲的声音，他已经有足足十个小时没有分辨出从父亲的生命中发出的声音或动静了。高空风继续猛烈地刮着，一阵一阵的，能清楚地听见它是从荒凉的山冈上向垅里扑过来的，像队伍冲过来一样的脚步声。开始时很急促很尖锐，但很快就有一个停顿，这是因为它们从山岗上猛刮过来时，顺坡而下冲得太快，一下子栽到山下的河床中，不得翻过身打个回旋，让风头重新昂起来。随后的声音就比较平缓，几百亩的田野上，庄稼长得正旺，绿油油的柔软地铺在风的身子下面，颇像男女交合那样，激荡酣畅而又充满柔情蜜意。几年前，一到刮风的季节，父亲便吹了灯，和衣偎在床头整夜整夜地听着这如生命流淌的声音，特别是听到这一节时，父亲总是反反复复轻轻唤着两个字：攻——

瑰。陈东风并没有把握确定父亲唤的就是这两个字，他觉得也许是另外两个字：梅——桂。如果是后两个字，他相信这一定是女人的名字。果真如此，陈东风又有拿不准的了，它究竟是一个叫梅桂的女人的名字，还是一个叫梅、一个叫桂，两个女人的名字？母亲的名字里面是有一个梅，那么桂字又是谁的呢？垵里的女人下辈人很少知道她们的名字。吹过了那一大片田野，风声忽地一下就没有了，因为它们到达了垵前的一道黄土岗，黄土岗像翘板一样，一下子将风撩向高处，待再落下来时，刚好撩过垵里人家的瓦脊，呜呜地干巴巴地叫上一阵，却怎么也落不到地上。

现在，风又开始从山冈上往下冲了。

电还没有来，外面很黑，像是一个揭不破的谜语，风是小孩，猜了半夜还没猜出来，便急得哇哇乱叫，既是要娇又是耍赖。

黑夜之中究竟藏着多少秘密，垵子一概不顾不管，只顾在风声中呼呼酣睡。

陈东风终于让身子动了一下，他将父亲的旱烟管添了一撮烟丝，然后放到父亲的鼻尖下面。他说，这是上好的烟丝，别舍不得抽，房子已经盖好了，娶媳妇的事我自己想办法。过了一会儿，陈东风将烟管拿回来，磕下烟丝，换上一锅新的。他一锅锅地换下去，一直换到第十锅。父亲倒床不起后，总是抽够十锅就歇下来。

这时，电灯忽然刷地一下亮了，跟着垵里出现一阵小小的骚动，随之又安静下来。陈东风下意识地欲吹灭油灯，又猛地止住，回头看看父亲，心里忍不住一阵酸楚。家里有人病重时，屋里的灯是不能吹灭的。父亲刚病倒时，还满怀信心地说，最多三五天就能好，连药也不用吃，回头种完这一季茯苓，他就张罗给儿子娶媳妇，明年这个时候他就有孙子抱了。到了第五天，父亲

硬是撑着从床上爬起来，上到后山，将茯苓地四周的排水沟疏通一遍。这是他最后一次劳动。父亲拄着锄头一边大口喘气，一边对陈东风说，人活着就要劳动，能劳动才能说是活着。父亲一生中沒有懶过一天，能说出的经验却只有一句话。这句话也的确像是父亲在作自我总结。因为一回到家里，父亲如同耗尽所有精力一样，再也没有从床上走到地上。

方豹子终于回来了，他一进门就大声咋呼，这路又远又难走，两节新电池都快用光了。方豹子将手电筒朝墙角上照了照，果然只有一点暗红光亮。

剃头匠在门外收了雨伞，往里走时，方豹子介绍说，师傅姓马，住在冈那边，离这儿有十几里路。

陈东风忙给他俩递烟倒茶。剃头匠到里屋看了一眼，回头吩咐陈东风烧一锅热水。陈东风连忙照办。他蹲在灶后面时，方豹子凑过来说这剃头匠如何的难请，他先跑了两家，那两个剃头匠都不肯来，任凭方豹子怎么说没问题人一时半刻死不了，只是病久了样子难看，才想将胡子头发剃一剃，理一理。剃头匠却认定这么来请肯定是人已不行了，他们不会上当受骗。方豹子无奈只好跑第三家，马师傅开始也不肯来，他倒不是为了别的，主要是年纪大了，外面又在刮风下雨，恐怕路上摔跌。后来，方豹子说出了陈东风父亲的名字，剃头匠吃了一惊，说陈老小那么好的一个人，才五十多岁，怎么这样快就要走呢！他一边答应来，一边说，换了别人哪怕县长省长他也不剃这个头。方豹子说，可见你父亲口碑极好，你也大方一点，回头完事时，多给他一些工钱。

陈东风点头时，剃头匠踱了进来，冲着陈东风问，老小初起病时，请医生看了没有？陈东风说，一开始就请镇上的医生看了，说是风寒，就没当回事。后来病重了抬到县里，一下子就变

成了癌症。剃头匠问，确诊了没有？陈东风说，没有，只照了一下B超，B超说是的，肺上有一大块阴影。医生让做进一步检查，父亲不让，说他自己知道，肺是叫烟熏的。医生也没勉强，说是癌症，确不确诊都是死，不是癌症，确不确诊都死不了。后来，就回来了。

他们说话时，方豹子在一旁打起瞌睡来。

见水已烧热，剃头匠用脚尖将方豹子弄醒，让他帮陈东风一下忙。陈东风将热水舀到脸盆端进房里。剃头匠正在往外拿刀剪和推子。他叫陈东风和方豹子用被子将陈东风的父亲上身垫高一些。

父亲身子很沉，凉凉的，陈东风倒没事，方豹子乍一接触时，双手像摸着蛇一样缩回去。

剃头匠拿着刀子伸到病人面前比试了一下，说，没事，还能照见影子呢！陈东风和方豹子都从那镜面一样的刀片上看见了上面的人影。

两个人费了好大劲才将陈东风的父亲摆好姿势。剃头匠走拢去，从口袋里掏出几张纸钱，塞进陈东风父亲的口袋里。方豹子要拦他，说人还没断气，怎么能给纸钱呢！剃头匠说，万一一边做时一边就断气了呢？方豹子还想说什么，陈东风没让他再说下去。

剃头匠将纸钱放好后，冲着病人说，陈老小，好兄弟，待会儿我要是手重了不小心让刀子割着了，你可别怪我。你这活儿难做呀，你要的是一劳永逸，这次做了要管永生永世。而且，你福气高，躺在床上不动，我这个下贱人要爬上爬下地照应你。往常你只是坐着，因为你这福气到了，我也只好认了。可我是六十多岁的人了，比你大整整十多岁，就从年纪上看吧，我也不是个有意得罪你的人，扎一下，碰一下，你宰相肚能撑船，多包容老伙